

这边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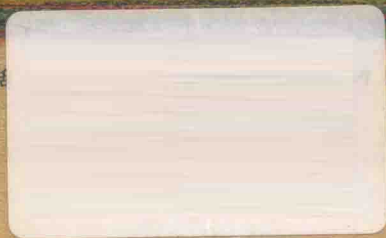
王蒙 著

下卷

بویبر زلفی میفرستد

边疆的风光 · 细腻的生活

恩仇 · 感人的恋情 · 惊心动魄的事件



王蒙著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سى بۇيرىنىڭ مەنزىرىسى بۇيرىنىڭ مەنزىرىسى بۇيرىنىڭ مەنزىرىسى بۇيرىنىڭ مەنزىرىسى بۇيرىنىڭ مەنزىرىسى بۇيرىنىڭ مەنزىرىسى بۇيرىنىڭ مەنزىرىسى

这边风景

下卷

王蒙 著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这边风景：全2册 / 王蒙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360-6741-7

I. ①这…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8598号

出版人：詹秀敏
选题策划：詹秀敏 田 璞 朱燕玲
责任编辑：田 璞 朱燕玲 李倩倩
特约编辑：陈晓帆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合和]工作室 JGY · BONE

书 名	这边风景 ZHEBIAN FENGJI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45.25 6插页
字 数	700,000字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9.80元(全2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1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王蒙

1934年10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省南皮县。1953年开始文学创作，六十年来写了大量小说等作品。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获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与澳门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约旦作家协会名誉会员等荣衔。作品翻译为二十多种语言在各国发行。



手机阅读方式：
编辑短信按 3333 发送至
10659080 手机也能随时随地
看《王蒙文集》



بۇ يېزىقنىڭ مەنىسى بۇ يېزىقنىڭ مەنىسى بۇ يېزىقنىڭ مەنىسى بۇ يېزىقنىڭ مەنىسى بۇ يېزىقنىڭ مەنىسى بۇ يېزىقنىڭ مەنىسى بۇ يېزىقنىڭ مەنىسى



بۇ يىرنىڭ مەنزىرىسى بۇ يىرنىڭ مەنزىرىسى بۇ يىرنىڭ مەنزىرىسى بۇ يىرنىڭ مەنزىرىسى بۇ يىرنىڭ مەنزىرىسى بۇ يىرنىڭ مەنزىرىسى



下
卷

关于本书

本书写于1974年至1978年，后因各种原因未曾出版，一直放在库橱里。2012年作者重新发现并审读了书稿，做了必要的修改，添加了目录、人物表和每个章节后面的“小说人语”，在基本保持原貌的情况下，郑重交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彩页供图：吐尔地·伊明
维吾尔文书法原作：多鲁洪
书名题字：王蒙

出版人：詹秀敏
选题策划：詹秀敏 田瑛 朱燕玲
特约策划：王山 刘颀
特约审稿：艾克拜尔·米吉提
特约编辑：陈晓帆
责任编辑：田瑛 朱燕玲 李倩倩
宣传营销统筹：李希希
宣传营销：蔡彬 王凯 罗磊戈 许泽红 杜小烨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合利工作室 JOY-BONE

目 录

下 卷

第二十八章 357

麦素木大讲马克思、列宁、斯大林

麦素木邀请泰外库共进晚餐

第二十九章 374

新婚旖旎 喀什与伊犁拉面条之异同

第一夜的一点点别扭 大寨之梦

第三十章 383

杨辉技术员筹划农技流动展览

冬季水利劳务的安排与争执

尼牙孜用孕妇诊断书作自己的医疗证明

第三十一章 393

革命的记忆、未必成功的新征程

京汉路、兰新路、昌吉、乌苏、赛里木湖

刻骨铭心的地图

第三十二章 404

麦素木去找老爷子

从那边回来的赖提甫 两只小鸽子的遭遇

那人就在你我身边

第三十三章 417

用铁锨的三种套路

迎接工作队的动员

尼牙孜的牛意欲何往

第三十四章 431

牛是怎样被杀的 尼牙孜不可能捞到便宜

库图库扎尔与麦素木过招

第三十五章 444

集体的生活情趣与共产党的工作队文化 维吾尔书法

亲切的家庭 风雨前的平常日子

第三十六章 455

麦素木的房室布置 一次别有风味的宴请与弹唱

坏、恶、邪、狂、毒之花

第三十七章 465

伊明江的苦恼

伊力哈穆夜读毛主席起草的中央文件

维吾尔谚语：鹰有鹰道，蛇有蛇道 汉族俚语：杀猪捅屁股，各有各的门道

第三十八章 474

粉刷房屋，其乐无穷

积极分子，其乐无穷

信任与期待工作干部，其乐无穷

第三十九章 485

泰外库雄风惩恶劣，风轻月淡

爱弥拉丽质见高洁，意雅情深

第四十章 500

章洋同志的劳动姿态与思考谋划姿态 章洋与尼牙孜一拍即合

政治姿态 咱们人太重视姿态喽

第四十一章 510

尼牙孜全面揭发批判伊力哈穆并波及热合曼

伊力哈穆与工作组其他成员交谈甚欢

章洋愤而搬到尼牙孜家

第四十二章 523

泰外库给爱弥拉克孜的一封信 信落到尼牙孜手里

第四十三章 532

章洋的搬迁像是向水流里抛下了石头

穆萨、麦素木打探消息 伊塔汗伤心 泡克夫妇不可一世
没有搅屎棍搅动还咋出戏

第四十四章 545

尹队长接待“四皓”来访 谎言与诬告是怎样打造的

第四十五章 558

雪林姑丽幻想曲 阿图什、喀什噶尔恋歌 再娜甫痛骂库瓦汗

第四十六章 569

章洋组织对伊力哈穆的“小突击”

那个年代的农村批斗会 空话的不可或缺性

第四十七章 583

四清工作队的内部斗争 尹中信对章洋的严厉批评

章洋伺机反扑 何顺对章洋的软反抗

章洋在库图库扎尔导引下动员泰外库斗伊力哈穆

第四十八章 592

维吾尔农村的妇女“上流社会”

流言杀人的故事 好事多磨好人多难

第四十九章 605

打馕是维吾尔家庭生活的盛典 米琪儿婉与雪林姑丽合作打馕

泰外库兴问罪之师 毁了一炉馕

第五十章 615

章洋的“左”劲暂时占了上风 泰外库、穆萨卷入了对伊力哈穆的批斗
谬误同样可以头头是道

第五十一章 627

雪林姑丽与爱弥拉克孜沉痛谴责泰外库 泰外库的精神负担
严寒的冬夜 奔跑、巧遇、无言以对

第五十二章 637

伊力哈穆冒险到县里去 中央的新文件
乌尔汗被审讯被强迫
事情发展到了极端，也就走向了反面

第五十三章 649

何顺问：我们是来干革命的吗 我们是来偷奶皮子的吗
何顺不满意章洋的阴阴森森、嘀嘀咕咕 期待更多的坦荡与公开

第五十四章 658

泰外库的车夫生活
泰外库想方设法弄清情书事件的来龙去脉 终于得知了真相

第五十五章 669

风向突变 泰外库痛斥尼牙孜与库图库扎尔
老地主玛丽汗带来惊心动魄的消息

第五十六章 680

谁点亮了孤独的乌尔汗家的油灯 乌尔汗晕倒在谁的臂弯上

第五十七章 692

尹中信日记 诽谤与反诽谤的斗争
人物们的各自命运 回顾与独白

后记 702

第二十八章

麦素木大讲马克思、列宁、斯大林

麦素木邀请泰外库共进晚餐

正像在一件事情上消息灵通一样，麦素木“科长”当夜就得知了扣牛的事情。第二天一大早，不顾老婆古海丽巴依的怀疑和保留，他端起一大碗熬过了的、浮着耀眼的黄油和厚实的奶皮子的牛奶来到了尼牙孜的家。进门的时候，他的满意的笑容马上变成了同情的愁眉苦脸。

顺便说一下，伊犁农家饲养的奶牛，是一些土种牛，个头约为丹麦、荷兰良种牛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牛乳产量约一公斤半至七八公斤，所需饲料也不太多。内地的汉族居民往往无法想象北部新疆农家对于奶牛的饲养，人们往往会认为养奶牛是极为豪华与阔绰的事。知道了这里说的是小小土奶牛，就好理解了。

主人尼牙孜刚洗完脸，脸上还带着水珠和没有洗净的眼屎。他光着脚，坐在炕沿上。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使他怔在那里。对于绝大多数人，他有一种习惯的敌意，别人和他打交道，多半是为了欺骗或糟害他，他认为。他戒备地、疑惑地打量着麦素木那黄白扁平的脸，甚至忘了回答这首次造访的客人的问好，没有按常规说一声“请进”，甚至脸上连一点起码的笑容都没有做出。女人库瓦汗则是另外一种样子，她没顾看清来客是谁，柴灰迷住了她的眼睛，却一眼盯住了盛奶的碗，她忍住疼痛、透过泪花，立即测量了奶皮子的厚度，判定了牛奶的浓度和含脂率。于是她的每一条皱纹上都堆起了笑意。她一面安拉、胡大、请进、请上坐地叫嚷，一面胡乱收拾尚未叠好的被褥，连拉带扭带掐驱赶起了还没有睡醒的孩子。在她的声音和动作中，洋溢着一种天真和廉价的满足，好像嘴馋的孩子在垃圾堆里拣到了一个糖球；流露着一种讨好的娇媚，如果你闭紧眼睛，说不定会联想到热情的白痴少女。

麦素木放下奶碗，忍住难闻的气味和呛鼻的灰尘，不慌不忙地靠着炕沿边的柱子——那是为了支撑已经有了裂纹的房梁而在不久前楔进去的——坐了下来，有意无意地问道：“还没有喝茶吗？”

“哇耶喂耶，让我们怎么喝茶呀？您看，能这样欺负人吗？把我们可怜人的牛也抓了去了。呀，安拉，呀，胡大，莫非我们是地主？我们又没有钱买牛奶，没有钱，钱哪里有啊！”

尼牙孜制止库瓦汗说：“不要说那么多话！还不快去烧茶，摆桌子，铺饭单！”

“马上，马上。这次茶叶也不好。上月我和供销社的售货员吵了一架。这世上的坏人是多么多啊！从此她就不给我好茶叶，全是碎的，全是梗子……”在客人送来的上好的熟奶所引起的兴奋和喜悦中的库瓦汗，打开了话匣子，但是她看到了丈夫的紧

蹙的眉头下的阴沉的目光。尼牙孜不顾客人在场，悄悄地厉声警告说：“少废话！”

“胡大造人的时候，就不该给女人以舌头！女人说这么多话，本身就是灾难！”他严肃地说，并向麦素木严肃地一笑，“请上坐！”

尼牙孜的故作威风的样子，使麦素木暗自发笑，他不言不语坐了“上坐”。等到炕桌摆好，饭单铺上，奶茶端来以后，他一面细心地掰着馕，一面啧啧地叹息说：

“看样子，您那条牛，再也不会给您了！”

“什么？”尼牙孜和库瓦汗同时一惊，叫了起来。

“队长的意思，扣下你的牛顶账。”

“真的？”

“难道不是真的？”麦素木从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对尼牙孜竟敢怀疑他的情报的真实性表示了不满。他呷了一口奶茶，眼睛看着别处，冷淡地、呆板地说，“阿卜都热合曼哥逢人便说，您欠队上好几百块钱。您的牛前后五次进了麦地……”

“怎么是好几百块？哪里有五次？”

“一百块也罢，八百块也罢，四次也好，六次也好……反正牛不给了。”

“这不行！”尼牙孜大叫起来，“我不答应！”

“嘿！您不答应！”麦素木伸展了一下眉毛和上唇，用一种成年人逗弄孩子的认真劲儿，做了一个吃惊而又敬佩的样子。

“我和他动刀子！”麦素木的轻佻刺激了尼牙孜，他大叫起来。

麦素木轻蔑地微微一笑，他的眉毛和嘴唇的变化，呈现了一个鬼脸。

“我……”尼牙孜自觉失言，大话总是把人引到死巷子里。他求救的目光不由得向库瓦汗一瞥。

“麦素木大哥，麦素木科长，”不该长舌头的女人库瓦汗的舌头抖动起来，“您说话啊，可怎么办呢？您知道，一天不喝奶茶，我就头昏、睁不开眼，两天不喝，我就四肢酸痛，起不来炕，三天不喝，灵魂就会从我的躯壳里走开，我的头疼得快裂开了……啊赫^①，呜赫^②……”库瓦汗叹息着、哀求着，眼泪流在了眼角上。

“有什么办法呢？”麦素木同情地点一点头，阴云出现在他的脸孔上，“队长是他！如果穆萨当队长……”

“穆萨是我的友人，那当然就不用说了，我们俩自幼就像兄弟一样……”尼牙孜

① 疼痛感的语气词。

② 疲惫感的语气词。

抓住了另一个话题，借机吹嘘着。

“自幼？”麦素木的耳朵偏偏很尖，“自幼您不是在南疆吗？”他问，盯视着尼牙孜，目光仿佛在说：“你们的底细，你以为我不知道？”

尼牙孜翻了翻眼，他习惯于说谎，习惯于谎言被戳穿，习惯于在被戳穿的时候装聋作哑脸都不红一下。

但是麦素木宽洪地放过了尼牙孜，他说：“是啊，队长是谁，就像爸爸是谁一样，将决定我们的命运。不同的是，爸爸不归我们选择，而队长是可以选择的。”

“可我们的牛呢？”库瓦汗插嘴说，显然，她对麦素木的抽象的论辩不感兴趣。

“你们的牛当然是不应该扣的。按照政策，只应该对你们进行思想教育，讲道理，说服，至多是口头上批评批评，反正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是贫农，打击贫农，便是打击革命。毛主席说的。他扣牛，这是不对的！”

“您瞧！”尼牙孜和库瓦汗同时欣喜地连连点着头。

“可他扣了！让他扣去！我们不要了！快了，我们说话的机会快到了……”

“您这是什么话！”库瓦汗激愤地涨红了脸，已经是一副吵架的架式了，“不让我们要牛了！把您的奶牛给我吗？还是当过科长的人，我已经说过，不喝奶茶……”

“可以啊，明天您就把我们家的奶牛牵到你们家来吧。”麦素木慷慨而又轻松地说。

维吾尔人懂得，过分的慷慨是绝对不能当真的，当然，不慷慨是绝对不允许的。越慷慨就越不可当真。表达慷慨是男子汉的豪迈。相信、依赖与认领慷慨则是不可救药的白痴葫芦头^①。

“我一定要把牛要回来，”尼牙孜威风凛凛地说，“伊力哈穆不给，我就去大队告他！我去找库图库扎尔大队长，谁都知道，去年我是怎样地为他说过的话！为了这，那个修正主义的廖尼卡威胁我、侮辱我……”

“所以大队长会向着您，替您把牛要回来？”麦素木冷冷地反问道，“看来，您根本不了解我们的大队长！何况现在，他在受排挤、受打击。您去大队，他只能训斥您，收拾您，让您的屁股流汤……”

“这……”尼牙孜承认，麦素木的话是对的。

“请不要这样啊，麦素木哥，您给我们一点智慧吧！”库瓦汗又哀求起来。

想教给你们一点智慧，真比教驴子跳舞还难呢！麦素木心里说。看来，只好退而

^① 犹言“傻瓜”。

求其次了。总不能搭上一碗牛奶，却落个挨骂的结果。

“让库瓦汗去找一下帕夏汗吧。”麦素木漫不经心地说。

尼牙孜懂得库瓦汗找帕夏汗的意味，不禁沉吟了一下，摸了摸前额。

“其实呢，您也太不像话，”麦素木忽然话锋一转，“麦田是队里的，奶牛是您个人的，您就光知道个人利益，不顾队里的利益，当干部的哪能不生气？伊力哈穆队长是那么积极，又怎么能宽恕您？要不您就写个检讨书、保证书，那叫什么来着？对，对，就叫低头认罪。说明您是自愿送去奶牛还账。可您的账不是用一条牛可以偿还得清的，最好把驴子也牵上送去。从今以后起早贪黑，积极劳动，队里的一根草、一粒粮也不要往家里拿……说不定您还可以当上劳动模范，奖给您两条毛巾，一个搪瓷缸子，上自治州开会吃手抓羊肉……哈哈，我要走了。我要喂鸽子去，库瓦汗，听说您捡回不少的糜子米，能不能给我一点点？哎，唉，我的鸽子，咕咕咕，咕咕咕，要吃糜子米……什么？没有了！对，对，对，没有关系，不要紧，找得到的，世上有的东西，人们就能找到，糜子能找到，金子也能找到，葫芦更是到处都是。我走了。听说咱们公社今年是社会主义教育的重点，下个月会有一大批工作干部来呢。瞧，您的脸色变了，您怕什么？这次运动主要是整干部的，是伊力哈穆收拾您还是您收拾伊力哈穆，还要走着瞧，可能的，什么都是可能的，当您烦闷的时候，到我那里去坐一坐吧……再见。”

尽管对“科长”充满了反感和怀疑，尼牙孜还是采纳了他的意见。在衡量比较了两包方糖和一头奶牛的价格与得失之后，他派库瓦汗去到帕夏汗那里。

库瓦汗带着方糖去找大队长的夫人帕夏汗，哭哭啼啼地论述了奶牛——牛奶——奶茶——女人的头的公式。用人间一切最恶毒的字眼咒骂了伊力哈穆和阿卜都热合曼。

这一年多来，库图库扎尔的处境有一个含混不清的变化过程。去年夏末，包廷贵和库尔班的事情曾经一度使他非常狼狈。秋后他降成了第二把手，更是令人扫兴。库图库扎尔犯了心脏病，帕夏汗犯了关节痛，夫妻二人双双住进了公社卫生院的病房。一冬天，他们都称病在家。但是自从春起以来，似乎一切又趋向于正常，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库图库扎尔仍然分管着加工厂和基建队，社员们见了他仍然尊敬地合手屈身问安。更重要的，对扭转库图库扎尔的情绪起了决定作用的是，今年三月公社党委召集一次会议，里希提书记不在就指定让他去参加的。看，他的地位仍然大体保持原状，何况里希提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仍然是大队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